

韩国多支球队取消赴日计划,抵制东京奥运会呼声高涨

体育难逃韩日政治争端影响

■本报记者 吴雨伦

虽说体育无关政治,但事实上,体育不仅无法脱身于政治,甚至屡屡成为表达政治立场的舞台。随着日本对韩国实施持续性经济报复,韩国民众反日情绪高涨,韩国体育也无法置身事外。

近日,韩国体坛掀起集体抵制日本的热潮:取消赴日备战计划,不为日本运动队提供出场费,甚至抵制东京奥运会的呼声也此起彼伏。不过,纵然舆论呼声强烈,面对可能因抵制奥运会带来的多重负面影响,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已做出将参加东京奥运会的决定,大韩体育会也明确表态“把体育作为政治工具是一大问题”。

贸易摩擦成为两国体育交流转折点

因韩日地理位置相近,诸多体育项目实力接近,日本又拥有优越的硬件设施,韩国队习惯在赛季前前往日本备战。然而,韩日贸易摩擦成为了两国间体育交流的转折点——包括篮球、排

球、棒球在内的大量韩国球队取消了赴日本集训的计划。

10月开赛的韩国篮球联赛(KBL)目前正处于季前备战期,包括仁川东土大象、釜山KT音速弹、昌原LG猎鹰在内的七支KBL球队都取消了赴日计划,改为在中国台北和韩国国内进行备战集训。韩国女篮联赛(WKBL)的情况相仿,六支队伍本有四支计划前往日本进行集训,如今悉数退出。此外,七支韩国男、女排球队取消了日本行,韩国棒球联盟(KBO)也在观察事态是否进一步升级,影响棒球队的赴日集训计划。

韩日双方不断恶化的关系,不仅对交流频繁的体育项目产生影响,一些原本就小众的项目更是因此切断了双方所有的交流机会。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江陵队将于本月16日至18日举行中日韩女子冰壶锦标赛,原本主办方江陵市冰壶协会将向中日两国球队提供出场费。然而,在日本将韩国移出贸易白名单后,江陵市冰壶协会5日做出只向中国队提供费用的决定,而日本队仍可参加,但不会提供任何费用。此前,两支韩国女子冰壶队已退出本月初在日本札幌举办的世

界冰壶巡回赛北海道银行邀请赛。

由于日本深耕体育用品领域,韩国在诸多体育领域都接受了日本品牌的赞助。去年,韩国棒球协会与日本体育用品品牌迪桑特签订了一份为期四年、总额34亿韩元的合约。因此韩国各级国字号棒球队与垒球队都穿上了胸前印有日本品牌标识的球衣。如今令韩国棒球协会头疼的是,抵制日本商品的风潮在韩国愈演愈烈。将于8月30日在釜山举行的世界青少年棒球锦标赛上,韩国运动员将身穿日本品牌商的队服出场,日本也将派队参赛,届时面临的争议可想而知。

若抵制奥运会将产生多重负面影响

在韩国体坛的抵制风潮中,外界最关心的还是韩国是否会如期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据韩联社报道,在韩国总统府的官方网站国民留言板上,已有近千人赞成希望韩国抵制东京奥运会。在另一项由韩国广播公司(KBS)进行的民意调查里,超过70%的韩国人主张

抵制东京奥运会。

不过,即使舆论抵制东京奥运会的声音强烈,韩国也难以真正做出退出奥运会的决定。“可以理解主张抵制东京奥运会的民众的心情,但由于许多原因,我们很难不参加东京奥运会。”大韩体育会表示。毫无疑问,若退出东京奥运会,将对韩国体坛甚至整个国家带来多重负面影响。此举不仅将对视奥运会为最大舞台的韩国运动员造成伤害,还会对2032年韩朝共同申办奥运会产生消极影响。国际奥委会的章程中明确表示不允许进行政治干预,以韩日关系恶化这样的政治性理由来抵制奥运会,绝不可能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大韩体育会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明确表示“把体育作为政治工具是一大问题”。

在当前形势下退出东京奥运会并无可能,但韩国依然找到了抵制的切入点——核辐射阴影犹在的福岛地区将举办奥运会棒球比赛,并将当地生产的农作物提供给运动员。8月10日,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确认韩国将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不过出于对福岛食品安全的担忧,韩国代表团在奥运会期间将

仅食用由本国人境食材制作的食物,而非按照惯例接受主办方提供的食品。

此外,韩国还指责东京奥组委将奥运政治化,其主页地图将“独岛”(日称“竹岛”)标为日本所有。“独岛严格来说是韩国的领土,但是东京奥组委主页上的火炬路线图将独岛标记为日本的领土。”大韩体育会一名官员抗议道。大韩体育会还致函东京奥组委,敦促其采取纠正措施。甚至有韩国媒体指出,这张有争议地图还将日俄争议岛屿“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标为日本领土,以此拉拢俄罗斯一起抵制东京奥运会。此举也得到了俄罗斯方面的重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表示:“我认为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只会让情况更糟。”

也许正如韩联社所言,从当下的韩日关系来看,韩国国内出现抵制奥运会的说法会有共鸣。然而,参加奥运会的不仅仅是韩国,奥运会是全世界的盛会。抵制奥运会将对韩日关系与韩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造成恶劣影响。因此在平衡了诸多利益关系后,韩国做出不抵制奥运会的决定,但仍将其变成表达政治立场的舞台。

二青会拳台多方面展示拳手生存状态

中国“业余拳击”在误解中前行

■本报记者 谢笑添

在距离太原近百公里车程的忻州市,摔跤运动已有逾800年历史,城区内摔跤馆遍布,或许正因为此,同为格斗类项目的拳击在这里会如此受欢迎。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举办期间,忻州市跤乡体育馆内人声鼎沸,即便拳台上的青年选手籍籍无名,也无碍观众们的热诚。有时,当对决进入白热化,就连在运动员通道口远远望向拳台的安保人员,都忍不住模仿起拳手的样子比划几拳。这样的景象,即便是对国内专业队的多数成年拳手而言,也并不多见。

“以前也参加过一些比赛,从没见过那么多观众。”上海拳手张中鸿的回答并不令人意外。无论熊朝忠、邹市明、徐灿在职业拳台掀起怎样的热潮,无论民营的拳击俱乐部如何如潮水般涌现,寂静无声似乎才是“体制内”的中国拳击常有的状态。作为改革重点,本届青运会将许多项目的赛事拆分为体校组与社会俱乐部组。对于其他一些运动而言,来自社会俱乐部的选手往往意味着较低的竞技水平,但在将专业队运动员称作“业余选手”的拳击世界,一切似乎截然相反。在这之中,有着太多误解以及混淆的概念。

“业余”定义并非竞技层面

不同于职业拳击,本届青运会的拳击赛场,社会俱乐部组与体校组同样采取三回合的奥运规则。从教练到运动员,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社会俱乐部培养出的选手目前还不具备与专业队拳手较量的实力。事实上,在社会俱乐部里,真正有能力甚至有意愿触及职业拳坛的选手凤毛麟角。据上海体育学院拳击教练潘峰介绍,社会俱乐部本就水平参差不齐,既有由高水平退役运动员开办的,又不乏一些由半路出家、甚至健身房教练转行的人员执教,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在中国,职业拳击的整体水平要比业余差一些。”

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观点,截然不同的规则,让职业拳击与业余拳击难以被公平比较——过去这些年,专业队选手挑战职业拳坛失败与成功的故事都不胜枚举,首度向职业拳手敞开大门的里约奥运会,则见证了多位职业拳王的惨败。但这些至少足以证明,在拳击世界,区分“业余”与“职业”的标准并非竞技水平,而是规则与商业化水准。或者说,拳击领域还需要一个更准确的名词,来将专业队里所谓“业余拳手”,与那些竞技层面从字面意义理解的“业余拳手”有所区分。

然而同样不可争辩的是,从影响力到经济效应,职业拳击的发展已远远走在业余拳击之前,也不由得引发了另一个猜想——尽管职业拳手生存压力与风险更大,但面对着不在同一体量的收入与关注度,会不会有更多专业队出身的业余拳手涌向职业拳坛?答案多少有些令人意外。来自河南、云南、内蒙古等地的教练一致认为,职业拳击的火热从未真正影响拳击专业队的招生或是发展,当然也未能给其带来更多关注。潘峰甚至直言:“因为太过商业化,不少家长其实有些抵触职业拳击。”拳手们的回答同样一致,都只留下一句“从未考虑”。

当矿工出身的熊朝忠、“外卖拳王”张方勇闯荡职业拳坛的故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那些被部分人认为在专业队里不必为生计担忧的拳手也有着各自的坚持。练拳不过两年多的张中鸿,一直向往着如师兄胡建关那样站上奥



集竞技与艺术于一身的体育舞蹈首度登上青运会舞台。

本报记者 谢笑添摄

首度亮相青运会,仅设社会俱乐部组

市场化是体育舞蹈的基因

■本报记者 谢笑添

本就游走于竞技与艺术边界的体育舞蹈,首度成为青运会正式项目,就带来了浓厚的娱乐气息——太原原幼师范专科学校体育馆逾千平方米的剧场舞台灯光绚烂,一侧的看台上到处是举着荧光牌的支持者,音乐与尖叫声彼此交织,仿佛置身演唱会现场,一眼就能与相对严肃的青运会其他项目区分开。

这并非体育舞蹈唯一的独特之处,在多数项目的竞技高度还有赖于专业队模式的情况下,它已成为除滑板外,二青会上仅有的只设社会俱乐部组的比赛。自海外传来,又非奥运项目,这些特质决定了中国的体育舞蹈自诞生之初,就将市场化写进了基因。“全国所有的顶尖运动员几乎都是俱乐部培养的,我们的老师也都来自社会俱乐部。”与搭档焦怡婷携手获得十项全能社会俱乐部甲组银牌后,上海选手陈昊阳的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尽管持续近一整天的全能赛事已几乎耗尽了她的精力。参加综合性运动会自小在俱乐部练习舞蹈的他们而言,是极其珍贵的经历。正如教练陈帅所言,“过去他们更多的是代表自己、代表搭档、代表俱乐部,这一次代表的是自己的城市。”

运领奖台。“我原以为练拳击很轻松,但其实不仅辛苦而且枯燥。”张中鸿将几乎所有时间都献给了拳击,他很明白,即便理想实现,属于业余拳手们的灯光与掌声最多也只能持续到奥运会闭幕,收入更不可能与职业拳王们相比,但他从未想过转向职业拳击。其中或许有不愿冒险的因素,但不到16岁的他在回答这一问题时真挚的眼神,却足以令人相信其中的每一个字,“职业拳击太多谈论金钱与商业,我更喜欢业余拳击,因为它更纯粹一些,一切都是为了站上领奖台,为了国家的荣誉。”

社会俱乐部涌现拓宽出路

“无论业余还是职业,都是中国拳

手。”云南省拳击队教练周彦清并不认同圈子内外那些将两者割裂甚至对立的看法。在他看来,业余拳击与职业拳击间如今已有密切的交流互通,“很早开始,就有专业队拳手退役后去打职业,现在随着奥运会接纳职业拳手,我身边也有一些打了职业拳击的选手回来打业余拳击。”

站在专业队业余拳手的角度,职业拳击为其退役后的生存提供了出路,但却未必是合适的出路。拳手们退役的原因大多类似,或是因年龄、伤病导致竞技能力下滑,或是受限于天赋只能早早放弃,正如潘峰所言,主动寻求从专业队走向职业拳坛的拳手其实并不算多。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退役后再去挑战职业,成功者终究只会

是少数。而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社会化俱乐部的涌现,事情在慢慢发生改变。当初与周彦清一同练拳的十余个师兄们,已先后在云南开起了属于自己的拳击俱乐部,其中既有强调竞技性的高水平组织,也有将目标受众定在零基础爱好者的业余社团。这也解释了那个看起来有些逻辑混乱的现象——在职业拳击的带动下,中国的拳击市场与受众正快速增长,但始终未能惠及业余拳击,为其带来足够的关注度。而社会俱乐部因能够带动再就业,使得业余拳击开始终期盼其更多出现。在顶尖职业选手依然收入微薄的女子拳坛,情况更是如此。

“或许很多人都还不知道,中国也有女子职业拳击,但与男子拳击不同的是,走职业道路的收入与生活条件相比专业队可能还是要差一些。”内蒙古拳击队教练包旋表示,尽管目前为止,社会俱乐部的水平还不足以成为专业队培养拳手,却聘请了大量退役运动员作为教练,或在俱乐部名下继续参赛。从最现实的角度而言,这比打职业拳击更能解决生存问题。在较早结束的社会俱乐部组比赛中,不少带队教练都是从专业队走出的退役拳手。

二青会的拳台没有职业赛事眼花缭乱的绚烂灯光,不见铺天盖地的商业宣传,却从多个方面真切地展示了中国拳击人的生存状态。二青会的拳台没有职业赛事眼花缭乱的绚烂灯光,不见铺天盖地的商业宣传,却从多个方面真切地展示了中国拳击人的生存状态。

“或许很多人都还不知道,中国也有女子职业拳击,但与男子拳击不同的是,走职业道路的收入与生活条件相比专业队可能还是要差一些。”内蒙古拳击队教练包旋表示,尽管目前为止,社会俱乐部的水平还不足以成为专业队培养拳手,却聘请了大量退役运动员作为教练,或在俱乐部名下继续参赛。从最现实的角度而言,这比打职业拳击更能解决生存问题。在较早结束的社会俱乐部组比赛中,不少带队教练都是从专业队走出的退役拳手。

二青会的拳台没有职业赛事眼花缭乱的绚烂灯光,不见铺天盖地的商业宣传,却从多个方面真切地展示了中国拳击人的生存状态。

(本报太原8月11日专电)

中国男排无缘直通奥运

本报讯(记者吴雨伦)在昨晚落幕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男排资格赛中,中国男排以2比3负于阿根廷队,未能拿到“直通”门票。

本次东京奥运会男排资格赛分为六组,每组头名直接获得奥运入场券,中国队与加拿大、阿根廷与芬兰同组。首场比赛,中国队以3比1战胜实力相当的芬兰队。次战对阵加拿大的决胜局成为命运的转折点,中国队在一度手握两个赛点的有利局面下未能把握住机会,将胜利拱手相让。

第三场与阿根廷队比赛前,南美劲旅两战全胜积6分,加拿大队两胜一负积5分,中国队则是一胜一负积4分。因此中国队只有在四局内战胜阿根廷队,才能拿到小组第一,取得奥运会资格。首局中国男排迅速进入状态,以25比19拿下对手,江川出色的状态无疑是首局获胜的关键,他一人独得8分。但在阿根廷队的压制下,找不到第二进攻点的中国队随后连失两局,至此失去了奥运资格。

虽然未能第一时间拿到奥运入场券令人遗憾,但面对世界排名第六的加拿大队与世界排名第七的阿根廷队,中国队展现出在逆境中奋勇拼搏的状态。回顾三场比赛,副攻张哲嘉表示:“中国男排努力过,奋斗过,不管是团队还是个人都打出了自己的风格,相信大家都不后悔。”

冲击东京奥运会,中国男排还剩下最后的机会——在明年1月举行的东京奥运会亚洲区资格赛上夺冠。不过,届时中国队或将遭遇伊朗、澳大利亚、韩国等对手,通往东京之路困难重重。

冰上盛宴十月华丽回归
上海超级杯门票今开售

本报讯(记者吴雨伦)平昌冬奥会花滑女单亚军梅德韦杰娃将带着新赛季节目如何惊艳上海?哈萨克斯坦“袖珍超人”图辛巴耶娃是否还能刷新难度新高?一切将在2019年国际滑联上海超级杯上揭晓。10月3日至5日,这项唯一涵盖短道速滑、花样滑冰以及队列滑三项赛事的世界顶级冰上盛宴,将在东方体育中心海上王冠体育馆华丽上演。

在双人滑和冰舞方面,俄罗斯将派出几对“王者”参赛,世锦赛冰舞亚军辛尼提娜/卡查拉波夫和世锦赛双人滑季军扎比亚科/恩贝尔特都将如约而至。短道速滑项目,平昌冬奥会男子接力冠军匈牙利队与老牌劲旅荷兰队都已在排兵布阵;队列滑既有世锦赛第三的芬兰队应约而来,也不乏意大利、澳大利亚及中国冰珍珠队等新秀队伍首次亮相。

从今天10点03分起,超级杯部分场次门票在大麦网开启预售通道。为了让不同项目的冰迷各取所需,尽情享受这项兼具速度与华丽的赛事,赛事主办方在票务方案设计上下足脑筋,五个场次的门票按六档价位出售。同时,主办方为沪上冰迷设置了多重优惠,包括30元的公益票和以正价六折出售的家庭套票。

全国桥牌公开赛收官

本报讯 经过四天角逐,2019年“闻天下杯”全国桥牌公开赛昨天在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落幕。

经过两年培育,这项由中国桥牌协会、上海市普陀区体育总会主办的赛事,已成长为在全国范围内颇具影响力的品牌智力运动赛事。今年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60支队伍参赛,在为高水平选手和爱好者们提供竞技平台的同时,比赛也致力于桥牌项目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普及。继2017年开创青少年参赛先河后,今年赛事进一步扩大青少年组的参赛范围和人数,共设U10、U13、U18三个组别,60支队伍的参赛名额供不应求。其中,U10组为全国首创,一批10岁以下的小朋友在家长的陪同下走进赛场,完成自己的桥牌赛初体验。

近年来,上海市普陀区以建设智力运动高地为目标,推动“五棋一牌”智力运动项目进一步发展。今年7月,上海普陀棋牌院正式成立,作为上海棋院的分院,这里集聚了棋牌互动体验、文化展示、比赛交流、专业培训等功能,未来还将打造成为智力运动综合性体育中心。(赛豆)

黄浦区开展惠民健身活动

本报讯“全民健身日”前后,上海市黄浦区开展一系列惠民活动,其中,2019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黄浦·我来赛”——“炫动全民健身 喜迎70华诞”黄浦区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在复兴公园举行,现场开展了欢乐健身操、健身气功、空竹等健身项目的展演互动,并为市民提供免费体质监测服务。

全民健身日当天,卢湾体育中心、黄浦区体育馆等5家公共体育场馆及8个市民健身房、12个市民球场所向市民免费开放,黄浦区市民体质监测指导中心及4家社区市民体质监测站向市民免费提供体质监测服务。同时,黄浦区当天还组织开展了13场健身培训,覆盖社区居民、楼宇白领等各类人群。(谢笑添)